

王孟英医书全集

歸硯錄

方春陽
樓羽剛

點校

中医古籍出版社

王孟英医书全集

归 砚 录

方春阳 楼羽刚 点校

中医古籍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徐岩春
责任校对 杨 薇
封面设计 王祖培

王孟英医书全集

归 砚 录

方春阳 楼羽刚 点校

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18号)

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杭州云轩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 $\frac{1}{4}$ 印张 72000字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0

ISBN 7-80013-008-8/R·008

统一书号: 14249·0234 定价 0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四卷，乃王氏行医一生，奔走钱塘、海昌、嘉兴、上海等地，随笔记录，渐积成卷。王氏自谓携砚泛江浮海，复载砚以归，因题名为“归砚”。书中所载以王氏自己的临床经验为主，兼及当时部分名医的宝贵经验，很有实用参考价值；其他如对饮食卫生的重视，以及对前贤名著的评论等方面，都有独到的见解，因此后世医家颇为推许。

现以清咸丰九年养怡庐精抄本为底本，校以曹炳章手校刊印之集古阁本，标点排印。

弁 言

吾族系出安化，籍隶盐官。十四世祖迁于海盐之水北，十九世祖复归于原籍之旧仓。乾隆间，曾王父遭海溢之患，携吾祖吾父侨居钱塘。嗣为吾父娶于杭，生余昆季六人，而殇其三，故虽行四而字孟英。尝忆吾父之归葬曾王父暨大父也，谓先世邱垄所在，意将挈家回籍而未逮。道光纪元，府君遽捐馆舍，时余甫十四，童昏无知。家无担石储，衣食于奔走有年，不获时省祖墓，罪戾实深，而敝庐数椽，地土数亩，亦遂悉为人赁。是以先府君之葬，势难归祔祖茔。因循多载，吾母命卜地仁和之皋亭山，以为海昌便道，子孙易于祭扫，余敬谨恪遵。先孺人弃养，即合葬焉。迨癸丑春，金陵失守，杭城迁徙者纷如。窃谓吾侪藉硯田以糊其口，家无长物，辛丑之警，有老母在，尚不作避地计，况今日乎！第省会食物皆昂，既非寒士之所宜居，而婚嫁从华，向平之愿亦不易了，倘风鹤稍平，可不继志以归籍耶？余虽未有子，而女已多，从子亦数辈，必乘其年尚幼稚，俾乡居以习于俭约，斯谓遗之以安。然族已久疏，怅难如愿。先是有嘉兴谢君再华者，端人也。家于杭之保佑坊，以白手致小康。甲辰春，余谓其地将有郁攸灾，嘱其移居，从之。及秋而不幸余言偶中。谢以获免感于心，至是曲为余筹之。久之，引一人来曰：此管君芝山也，与我为垂髫交，醇谨朴诚，一乡称之。世居海昌北乡之淳溪，地既幽僻，俗亦淳良，小有市廛，颇堪栖隐，距海较远，水患无虞。子欲归故乡，盍与结邻乎？余闻之慰甚，遂与订交。既而偕弟季杰，挈舟往访，至

其地，如渔人之入桃源，且有朱姓旷宅，愿我赁，心益喜。返杭告庙而卜之吉，季杰复谋诸赵君笛楼，得王占曰：利久居，宜子孙。而会垣僦居之屋适易主，爰諏吉携眷往家焉。时咸丰五年乙卯冬十月中浣三日也。回思先府君以四十九岁弃诸孤，余昨岁之病，几如汤睢阳与父同寿^①。然而一事无成，虚延人世，霜侵两鬓，餘年几何。赖良友启余，得以勉承遗志。谢君之德，曷敢以忘！而机缘相凑，殆亦先人之灵有以默相欤？设谓无田可归，必待买山有资，则岁不我与。赍此志而弗能偿者，举目皆是也。余窃悲之。乃余自失怙后，即携一砚以泛于江、浮于海，荏苒三十餘年，仅载一砚以归籍，人皆患之，而余载砚时游，亦足以行吾之痴，而乐吾餘年，他非所知也。游时偶有所录，渐积成卷，题曰《归砚》。盖虽以砚游，而游为归之计，归乃游之本也。因识其归之所以于简端，以为序，并示我后人。

咸丰丁巳冬十一月下浣安化后人南渡

第二十七世半痴王士雄书于吴门归棹

① 集古阁本有夹注：清康熙间，汤文正公斌，河南人，古睢阳郡，与父同寿。

序

盖闻天定胜人，人定亦能胜天。医相皆能挽造化之权，故先哲有“不为良相则为良医”之语也。迨世风日下，医道日衰，良者罕见矣。王公孟英，博雅君子也。储八斗之才，富五车之学，而尤长于医，疗疾之神，人莫能测。著有医学丛书十六种，阐明至理，井井指陈。其医案十四卷，治法益昭，发前人之未发，悟前人所未悟，上追《灵》、《素》，下纂诸家，抉其奥以显其幽，存其纯而纠其缪，道明世俗之风，说尽腌昧之弊，分混淆，别邪异，千古流弊，一旦而消，万世蔽蒙，一朝而破，功盖前贤，学垂后世，证无巨细，惻隐常存，卓识敦行，诚人所不能及也。往岁归隐海昌，惜兰女辈，未能负笈以从，而钦佩之心，不能自己。兹先生草《归砚录》以明志，因不揣谫陋而为之序。

时丙辰三月中浣仁和彭兰媛敬撰

题 词

挥手湖山意洒然，卜居林野爱幽偏。济时有道同良相，涉世无机①是散仙。重庆渊源宏旧绪，存仁著述富新编。相逢路较前时近②，易棹王猷雪夜船③。

丙辰春仲秀水愚弟曹大经海槎

喜从桑梓话樵渔，境僻溪环好结庐。非有闲情耽水石，每寻佳趣到琴书。折肱道契孙思邈，苦口言符陆敬舆。不尽忧时怀古意，且开小圃灌春蔬④。

仁心古谊继忠州，千顷波涛一叶舟⑤。书可活人常小试，才堪医国切先忧。艾溪老宿牵离绪⑥，秀水耆英慨旧游⑦。惆怅生平师友谊，灵根天爵要交修。

世态模棱静里参，有时扞虱纵清谈。《灵兰》独悟能砭俗，甘蔗旁生祝梦男。把卷闲宜窗卧北，著书名若斗垂南。会当一遂缁衣好，一棹双桥益访三。

几岁疮痍未息兵，桃源小隐谢浮名。高文纵笔千言当，妙语挥犀四座倾。世外神仙留橘井，山中风味足莼羹。一编自有千秋业，不独归来砚可耕。

丁巳长夏宜春晚生袁凤桐敬民

回溯神交两载馀，获亲光霁快何如！名山著述穷元奥，济世襟期藉发摅。妻子一廛甘小隐，丹青四壁爱吾庐。新编借富

①机：集古阁本作“讥”。 ②原注：淳溪至余乡仅一舍耳。 ③原注：春初，先生两过余里，皆大雪。 ④蔬：集古阁本作“疏”。 ⑤原注：远道有求诊者，先生每乘小艇夜行。 ⑥原注：赵菊斋先生隐居寿昌。 ⑦原注：庄志阶先生甫即世。

规时意，许我先窥未见书。

戊午仲夏同邑教弟周在思二郊

曲水回环一碧流，淳溪地僻乐清幽。居非近市耽歌啸，家有藏书供校雠。良相救时同妙手，奇方获解豁双眸。先生此道肱三折，苦口言如药石投。

高旷襟期志气恬，不贪为宝励鸡廉^①。功深著作琳琅富，学究岐黄岁月淹。种杏成林追董奉，抚松归隐似陶潜。孱躯一再叨仁术，黍谷回春勿药占^②。

戊午新秋归安女史章华徵

生不为相当为医，一扫寰宇之疮痍。吸水直须穷上池，洞烛症结如燃犀。真宰上诉闾阖披，乃许司命侔神祇。我观毒药供医师，十失三四犹次之，食不制兮事不稽，无怪使我生狐疑。吁嗟乎！富贵溺心鼎炉歆，功利夺人龙虎飞，群魔歆正艰且危，乾坤不交坎离睽。世事如云类若斯，灵丹一粒珍刀圭。王君抱砚归淳溪，布衣蔬食甘掩扉，著书索隐探渊微，世人未见惊新奇。天鸡跼旦醒梦迷，名山一席传者谁！

己未春仲仁和赵梦龄菊斋氏

先生自是人中龙，二十八宿罗心胸。岐黄术欲追上古，卢医扁鹊将无同！偶然著作《归砚》编，阐扬至理开蚕丛。笑他世上争名客，蕉鹿繁华驹过隙。恬淡真如张季鹰，逍遥直似陶彭泽。转瞬沧桑事可悲，吴山看遍劫灰飞。申屠卓识先归隐，早向淳溪掩竹扉。辋川庄好春风静，扁舟似入桃源境。屋后时闻欸乃声，门前且看桑榆景。避乱重来访旧游，依然把酒话田畴。当年曾起膏肓疾，回首而今已十秋。受恩深愧酬无力，坎

①原注：先生视病，不受贫者之酬。

②原注：素病虚弱，屡邀诊治，渐次痊可。

壕愁常泪沾臆。往事凄凉不忍谈，故园今已生荆棘。何日三吴
息战争，与君相约结比邻。砚田同作归耕计，对榻西窗论道
经。

庚申孟夏仁和世侄胡耀曾荣甫

淳溪深处结茅庐，遍地疮痍孰疗除？惟此石交堪与共，归
来且著活人书。

遁世逍遥寄睡乡^①，回春妙手擅岐黄。编成小录千秋业，
重庆遗书合瓣香^②。

把卷蓬窗动旅怀，申江一棹与君偕^③。思归已是无家客，
凄绝当年赐砚斋^④。

同治元年仲夏钱塘后学戴穗孙

①原注：先生近号睡乡散人。 ②原注：令曾祖有《重庆堂随笔》刊行于世。

③原注：时同赴上海。 ④原注：先文节公曾蒙宣庙赐砚，因以名斋。

跋

是书镌于杭，托徐君亚枝校讎。庚申春，刻甫竣而杭垣失守。迨援兵来，贼遁去，杭人虑其复至，率迁避，承胡子荣甫挈版畀余，顾僻乡无攻木之工，迄未修校。辛酉秋，海昌日蹙，余携以栖于濮院，改字梦隐。迨季冬，杭垣复陷，海昌亦溃，余不能归。今夏更携以至沪。有元和金君簠斋者，读余书有年，亦窜难在此，适霍乱大行，市医罔措，簠斋遍搜坊间《霍乱论》，大声疾呼以告人曰：指南在是，毋走歧途！因而救全者不少。且尝于乙巳年，辑《转筋证治》一书于姑苏，书中多采刍蕘，惜版已毁，余亦未之知也。簠斋与仁和周鹤庭茂才同寓，始知余在沪。六月十九日，遂来订交。善气迎人，使我如坐春风中。序齿长余两岁，乃殷殷然必欲执贽门下，余何敢当！而谦光下济，益可见其虚心好学之不可及矣。既而余有瀛洲之游，爰以此版托其修校。比返申，业已蒇事。余方快遇心交于萍寄之时，将出诸稿以质正之，并欲重订《霍乱论》，以补前刻之未备。詎八月二十八日乙夜陡患霍乱，诘朝吴县华君丽云速余往视，已形脉两脱，音嘎汗淋，亟授^①参、苓，莫从挽救。呜呼！余不觉涕下之如雨也。回忆亚枝于申春闭城后，溘然而逝；荣甫于酉冬城陷后，未闻下落；赠言诸君如海槎、菊斋、二郊，并归道山；敬民孑身窜难来申，于六月十七日哭母身亡，年甫三十一，尤可伤也；彭、章两闺秀，亦已化

^①授：集古阁本作“投”。

去。是书之成，皆不及见。而余曩刻医书十种，版尚在杭，谅化劫灰。梦境如斯，能无感慨？且知己零落殆尽，更何从而析疑问难哉！因泚笔以识余痛。

同治元年八月梦隐又书于上海之随息居

卷 一

窃思人赖饮食以生，而饮食之烹饪，必藉于水。水之于人，顾不重欤？夫水以流动为性，以润下为德，故水无不流，流则不腐，所谓“合千派而不竭，纳众流而不污”者也。惟杭、嘉、湖、苏、常数郡之水，独异于他处。以地势坦夷，水极平行，自古称为“泽国”，而支河万派，浜汊繁多，其大河之水既已平流，则浜汊之间竟如止水。居其所者，饮于斯，食于斯，濯羹秽于斯。若暑月旱年，则热毒蕴蓄，为害尤烈。考鄱阳章氏《饮食辨》云：止水藏垢纳污，饮之主多病。故此处居人，每患三症，辄延绵不易愈，患而痼疾、脚气者为尤多，始信章氏之言为不诬也。欲康济斯民者，当以凿井为急务焉。奈水乡之人，以河汲既便，遂相沿成习而不察其弊，故罕知凿井之利。苟知痼、症、脚气之甚于他处，而识其病源之在水，则救弊之策，曷可缓乎？况“凿井而饮”，古之训也，且可备旱。或曰吾乡为荷叶地，不宜于井。噫，是何言欤？所谓荷叶地者，以四面环水，形如荷叶也。凡属水乡，大都若是，不独吾乡尔也。至水乡凿井，及泉甚易。工省价廉，又何乐而不为耶？且闻每有涸塞之井，可见前人具有卓识，而后人废置为可叹也。若能随处掘浚，较凿尤易。惟宜冬令为之，夏令地中冷，恐不能深入也。井口宜小，庶免堕溺之虞。但囿于习者，难与谋始。敢望大雅君子，仁心为质，广为传说，身先开凿，俾人人共饮清泉而免疾病，则井养不穷，同享王明之福，其阴德曷可量哉！士

雄尝以泰西凿井法附刊先曾祖《随笔》中。乙卯冬，挈眷回籍，居于淳溪，复为此说以贻同志，奈为众议所格。丙辰夏秋亢旱，赤地千里，余复怂恿浚河，又格不行，而日汲几断。幸张君雪沂有方塘半亩，颇极渊深，农人欲购以庠田。张曰：“吾将以此济一乡之饮者。”竟不售。余家亦赖之。饮水思源，因撰楹帖一联以赠云：“我泽如春，仁言利溥；上善若水，世德流长”。其时余尝遵陆游禾，一路乡民，咸忧渴死。石水贵至百钱，大户水费日以千计，无井故耳。有心有力者，不可境过辄忘也。

章杏云先生《饮食辨》云：凡米新者，香甘汁浓，养人为胜。试观作饧作酒，新者之力较厚，稍久则渐薄，岂非陈不及新之明验乎？本草言陈者良，是为病人言也。以新者力厚，恐贻食复之患耳。又极言炒米之弊，余皆韪之。盖米愈陈则愈劣，纳稼之时，但宜藏谷，随时碾食，则香味不减而滑。乃嘉兴等处不谙藏谷之法，刈获之后，即舂而入囤，用糠蒸熏数月，米色变红，如陈仓之粟，名曰“冬春米”，取其经久不蛀^①，亦杜远方贩运，以惯食此米者，不出二百里之外也。志乘未载，不知何人作俑，而土人习之，翻以白米为味淡不香，何异醉人视醒人为醉之颠倒耶？然米经蒸变，不但色香味全失，而汁枯性涩，是去其精华，徒存糟粕也。故煮粥不稠，造饧、酿酒皆不成，与炒米相去一间耳。余偶食之，即腹胀便闭，必啜淖糜粥数日以濡之始愈。此与武彝人蒸茶为红者，同一矫揉造作。今奸商更有造发急冬春之法，旬馀即成，随时可作。米极易败，尤不宜人。红茶亦各处效尤，遍行宇内，嗜痂者众。二者之弊，殆不可革，然知味者固自有人也。又按钱塘龙井茶，甲于天下。

①原注：宋人赞其不蠹不腐，而不知其已无生气，故不蛀也。

迹年土人以秋采者造为红茶，颇获厚利，故圣人有鲜能知味之叹。凡艺茶亦须肥壅，昔人谓专藉云雾以滋培，不待人力之灌溉者，皆未经目击之谈也。

茶能清神醒睡，止渴除烦，有解风热，凉肝胆，吐风痰，利头目，去油垢，肃肺胃之功。口不渴者，可以勿饮。红茶既经蒸熏，失其清涤之性，更易停饮。昔人夸之者未免过当，毁之者殊失其中。章杏翁至谓为灾星厄运之媒，亦矫枉而失实也。惟论姜茶治痢之弊，为发前人所未发。其辨云：杨氏立此方，谓东坡治文潞公有效。夫苏、文二公诚名士、诚贵人，服药治病，不论资格。苟药饵不当，恐二竖无知，非势力所能压也。医书所列诸方，尝有某帝王、某卿相试验之说，皆是游方术士虚张声势，哄骗乡愚之法，可鄙可笑。且潞公偶然患病，偶然服药，正史既所不书，稗官亦复未载，后世之医，何自而知？乃杨氏言之，李氏信之，尤为不值一笑。即使果有其事，所患必是寒痢，治而愈者，得力于姜也。设为热痢，而欲藉茶之凉，制姜之势，岂非梦梦！乃今之愚俗，虽目不识丁者，无不知姜茶为治痢之方。迨至百用而百误，而犹圭臬奉之，抑不思至此乎？愚谓产后之生化汤，亦同此弊。惟洄溪有产后禁姜之论，且曰暑证忌姜，虽与芩、连同用，亦有大害。正与章辨暗合。彼诗文字画，俗眼不辨妍媸，专尚纱帽，已属鄙陋。医药亦尔，岂不更可哀哉！杏翁以谈笑而出之，其慨世深矣！

章氏云：《论语》记圣人饮食，不曰必以姜食，亦不曰无姜不食，而曰不撤姜食。撤字从手，检而去之也。盖指圣人作客而言。凡作客者，于主人所设，各随其便，不宜当食讲究烹调。《曲礼》曰：毋絮羹，毋醎醢。絮羹、醎醢，是临食时加入调和；撤姜是临食时检出调和；皆非作客之礼。姜虽有害，少食亦自不妨。

调和之内，业已有姜，圣人必不于食时令其检去，但不多食而已。然则此句当连下句成文，始为通贯，乃竟讲作无姜不食。其误不始于宋儒，汉、晋人已有“通神明、去秽恶”之说，汉人则本于《神农本草经》。秽恶作臭恶言，能去食物中腥恶之臭也；而通神明殊不可解，神明指人身何物？盖此书虽传自上古，其中为后人附益处甚多，须善读也。《朱子语录》亦云：秋姜天人天年。是亦明知其非佳物矣。夫偏于辛而无回味，即偏于热而无回性也。食之断不宜多，断不可久。入药亦止能散寒，苟无寒邪而误用之，则营血受伤，津液被劫，外感变而内伤矣。虽有良药，无从解救，慎之！愚谓神明似指心脏而言，以心藏神，或为阴邪所侵，寒痰所蔽，则神为之蒙，而君主不明矣。并可灌以姜汁者，阴寒之病藉辛以通之，而神明自复也。因误信《论语集注》而①致大病者，余有治吴永言、徐乐亭两案可参②。

又云：感冒客邪，如系风寒，温散故所当用，倘为温热初起，即宜清解。俗人不知，妄以胡椒、辣枚子③之类，肆啖以为发散。不知此类止能温中，不能散表。数十年中，屡见食此过多，一、二日即死者。未死时必唇焦舌黑，津液全无，此《灵枢》所谓阴竭也。阴竭者，血死也。又必昏昏无知，此元化所谓胃烂也。死后必遍身青紫，与中砒毒无殊④。更可恶者，俗传胡椒炒鸡，可以调经种子。岂不调、不孕，尽属血寒？即使果寒，温暖血室，鸡已足矣，何必助之以椒？遂致血枯经绝，

①因……而致：集古阁本作“因《论语集注》而误信，以致”。②原注：《檀弓》有云：丧有疾，食肉饮酒，必有草木之滋焉，以为姜、桂之谓也。姜非古人日用之品，此说足以为证。二郊附注。③原注：即食茱萸，人重九所佩者。俗名辣椒、辣茄、辣虎。④原注：凡误死于热药者皆然也。

即俗云干血癆是也；或崩漏、吐、衄，即血热妄行也。无病求病，不死求死，良可悯也。愚谓俗传调经种子等方，大抵皆温热之品，世人不察体气病情，一概恣服，阴虚者必成干血癆，血热者必致妄行。章氏之言，允为名论。又凡妇女月信有妨于事，欲其暂缓者，先期以胡椒数粒^①，冷水逐粒吞下，汛即缓行，别无他患。盖月事将行，冷水能凝遏，使之不行，而胡椒极热，囫囵吞下，则性不遽发，数日之后，椒性作而冷气消，其汛始行也。逐粒吞者，一口冷水可缓汛期一日，而一粒胡椒能消一口冷水。观严寒时以胡椒水研墨，则砚不冰，则其性热伤营可知^②矣。故孕妇食之堕胎，而阴虚内热之人，一切辛烈之物皆当屏绝，举此可例其余也。

亚片烟之害，夫人知之，而吸之者率不肯戒，余窃怪之。故人张孝子养之谓余曰：吾尝闻诸吸者云，凡吸此烟，乐不可支，畅美达于骨髓，贤于房事远矣。故可以移酒色之荒，而沉迷于此，虽至死不忍弃，曷云戒乎？余闻之未能深信。既而杨大尹素园以《饮食辨》寄赠，其烟叶条下附载亚片，亦有此烟一吸，其乐逾于登仙，虽死不悔之说，信者其为淫药矣。又云：吸此烟者，初则壮健非常，三数年渐渐薰瘦，不久髓竭精枯而死。始因坐拥厚资，身本无病而求快乐，讵知乃以求死。更有富贵之家，有病不肯祛邪，惟喜立斋、景岳之言，乐于补塞，岂知其害较克伐尤烈？其死乃在一朝半日，或旬月之间，较之吸亚片烟为尤惨也。愚按吸入肾主之，又必卧而吸，卧则气归于肾，故初吸大能鼓舞肾气，令人不倦，久之则精华发越渐尽，逐致形枯神槁。李维鏞谓其专伤肺气，甚属不然。始则富贵人吸之，不过自速其败亡；继则贫贱亦吸之，因而失业破家者

①原注：欲缓几日则用几粒。 ②知：集古阁本作“见”。